



復性辨

全



東涯伊藤先生撰

復性辨

翻刻

必究

江都書林

西華堂藏版

復性辨

上篇

平安 伊藤長胤 著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無奇行異說之接乎人之耳目及其下衰也。學術渙散，無所統盟，不唯邪說暴行之與聖人之道乖馳，同是堯舜而所是不同，同非桀紂而所非不同。彼以爲至言妙

仁
299

13

250

復性辨

上篇

一

西華堂藏

道則我以為邪說暴行互相攻擊辨難不已其故何哉徒託之義理而不驗之于事實故也其苟驗之于事實則是無一是非無二非夫何辨難之有自漢而後天下學者華則模徐庾之辭藻質則守鄭服之箋傳董楊王韓蓋代專場衛道雖切猶未純正及至宋氏諸賢輩出互相倡明踐履篤而講究精天下靡然信周張程朱氏之爲

大宗嫡派也而尚有遺議者何也聖人之教人其方固非一端然皆莫非漸次積累以成其大也故論語首章乃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子亦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曰習曰務乃皆其事而孟子括之而謂之擴充蓋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而其本乃具於人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將以使人就其端。擴而充之。以成其德也。或曰。崇德曰徙。義曰積善。曰集義。其事雖異。其義一也。唯佛老氏之學。其說亦非一端。然莫不以反其初爲說焉。故老氏欲絕仁義。廢禮樂。以反其無佛氏欲絕欲息妄。超脫輪迴。證其所謂本覺眞如者。以到佛地。所以說還滅說歸眞。至後世儒者之所道。則居倫理綱常爲

重禮樂刑政爲大固已。斥彼二氏之不足。以爲道矣。然其工夫欲去物欲。變氣質。以復其初。則其所道雖異。而其手段未嘗不同也。然凡天下有生之物。皆必有其本。而積小至大。充微至顯。未嘗有復其初以能成者也。唯一定之物。如明鏡如止水。則在去其蔽以復其初。故活物之漸長也。不唯流水萌芽爲然。凡人之爲事。亦莫不然。不

復性篇 一篇
唯人之爲事爲然。人之進道爲然。聖人之德亦莫不然。夫子十有五志於學。至七十然後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資固雖異於常人。而年愈高德愈邵。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若復其性之初耶。則七十不踰矩之盛。旣全於嬉戲俎豆之時。生知安行之資。其將何有所拘蔽而至七十然後始曰不踰矩耶。可見雖聖人之德必

漸積以極其盛也。從古偉人傑士。所以成德達材爲萬世稱道者。亦皆工夫積累。以底其成。原其初生之辰。則其所蘊畜曾無許多事業。而試之天下之事。凡伎術藝業。其稱神稱妙。能造其極者。亦積累工夫。然後能得成其道。問其生之初。則亦無許多知識。故人之恆言亦曰學進而未嘗有曰學復者也。此所謂驗之於事實而不然者。

所以於宋學既成之後尚不免有遺議也

中篇

聖人之言性有充養之方而無復初之說以復說性自宋而下矣漢唐諸儒其說雖不明悉遵依古義而不甚有失也唐之中葉李翱字習之著復性書三篇儒者之言復性自此而始及至宋程朱氏專說復性其意以爲人性卽理理本善生來具足不

待教法而無所虧欠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但中間爲氣稟拘於前物欲蔽於後而原始所受之理爲所蔽蝕而至與聖人大異矣故今日學問受用專要決去其中間所蝕之物欲以反其本初之體猶鑑之明也爲塵垢所掩而失其明磨其塵垢則仍舊瑩徹月之光也爲雲霧所掩而失其光掀其雲霧則仍舊清朗此復性之說所以

興也。今審其義。凡言復者。物失其本而反初之謂。故日月之蝕。復明曰復。疾之愈。亦曰復。若使天下之人。其初皆全其聖人之德。而後來始失之。則固復其性之初可矣。然原其出胎墮地之時。呱呱而啼。蠢蠢而動。不知是非。不辨好惡。及不識父母兄長。若欲復其性之初耶。則固無惡之可除。亦無善之可長。惟其蠢蠢之中。可以爲善之

本具焉。故其稍長也。分是非。辨好惡。見父母。則知親之見。兄長。則知敬之。此人性之所以爲善。而非物之所能及。可爲聖賢之本。胚胎於此。所謂良知良能是也。苟有以養之。則可以成仁義禮智。不然。則雖有可成仁義禮智之德之本。而不能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聖人使人就其四端之本心。擴而充之。以其所不忍推之于其所忍。以其

所不爲推之其所爲以得成其德孟子曰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是也譬有一
顆松子方發生之時時之腴壤則不日而
孳甲析矣莖葉抽矣日月以烜之雨露以
潤之則日長年茂可以爲千尋之喬木矣

今夫觀萌蘖之生謂可爲千尋之喬木則
可矣謂之卽千尋之喬木可乎四端之心
萌蘖之生也仁義之德千尋之喬木也將
以四端之心爲性之發而求仁義於其初
則何以異於求千尋之形於未芽之先哉
若謂雖無其形而其理全於初則凡所謂
恩愛德澤者仁之疎者而無形無影之中
乃仁之實處不殆爲虛無空寂之旨者希

矣。聖人之學實學也。聖人之語實語也。故聖人之說性有充養之方而無復初之說

下篇

或曰六經固無復性之說。然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孟子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非復性之事乎。曰此後世遷就其義以爲復性之證耳。原聖賢之意則殊不然。夫子所謂復禮者反復踐行之意。非還

初反本之謂也。蓋仁者天下之大德也。而禮者所以守夫仁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而弗去是也。禮之實節分斯二者是也。譬猶土宇之廣也不分之區域。封之山川則土宇不可得而守也。園囿之宏也不設之門戶并之奧

作則居處不可得而有也。仁者固無不愛也。然欲護治凡行道之疲癯癢疾如看己之父兄子弟之病則不唯堯舜之所病諸而汎濫無統應接無方已亦不得孝乎其父弟乎其兄故禮以節文之因其親疎貴賤之等以爲之品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後仁可得而守矣故聖人之言仁

每必舉禮而言大抵不仁之事皆出於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於是彼我偏頗殘忍克忌之心興故克去有己之心以周愛人者固仁之所以爲大而亦反復行禮則事有其倫而不比兼愛平等之茫乎無據此克己復禮之旨也先儒之說謂克去私欲以反天理夫己者對人之稱指自己身而言如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曰己欲達而

達人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皆然。未有以爲己之私欲者也。禮者大而貴賤尊卑之差。小而進退揖讓之節。凡聖賢之所云禮者。皆指此而言。亦未有以爲天理之名者也。先儒以仁爲理。遂致此解。此遷就其義焉耳。固不可以爲復性之證也。若夫孟子所謂湯武反之者。則亦異焉。此言嘗一言之。一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

之也。五霸假之也。一則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其一曰反之。一曰身之。蓋反求於身之謂耳。中庸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易坎之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禮記曰。不能反躬。而天理滅矣。是知古者或曰反。或曰身。或併稱反身。皆通言修身之義。然則孟子所云反之者。亦不可以

爲復性之證矣

寶永五年戊子春三月平安伊藤長胤著

復性辨

終

復性辨跋

義農邈乎。靡得而詳焉。自軒轅始立制度。牖之人文。以至周之中葉。洋洋美德。爲斯厚於後世。黼黻文章。表其德。金輿錯行。整其飾。人事經緯。無所不貫。極盛之運。不可以加矣。素王之謂集大成。其精神心術之美。道德文章之懿。爲天下萬世之師法者。日星昭乎中天。世入戰國。邪說暴行日盛。

王迹帝道掃地陵夷至秦氏之劫略天下
重器大統不仍舊貫別開一天地始立法
律新設制度而漢祖之不學直取是物不
自知其入乎霸道馬上得天下之不若王
道誰識烏之雌雄故六經之爲弁髦終不
知其爲王者傳國之璽積二千餘年之久
而不爲人君所用徒爲小兒應對之具者
無乃戾聖道乎故後儒之於學亦唯欲取

入

秦漢以後之制度以規矩三代以前之懿
德王道之衰職此之由而復性復初之說
亦尚矣其意見乎老聃之言其說成乎莊
周之書後之儒者固執珍襲以爲說性之
手段唯其言是尚恬而不顧也舉世之人
貿貿焉莫知其適從可勝而嘆哉乙巳之
歲予負笈於平安遂登古義堂執謁東涯
先生因得其所著之復性辨親承其說焉

其苦口丁寧。喻喻不息也。嗚呼先生之德之行。坦然昭著。海內屬心矣。章將梓是書。光之罔極。先生所著之書。猶有若干部。亦將異日。請登梨棗。嗟乎學問之道。無他。苟欲讀王者之書。以知聖人之道者。須顧三代人情世態如何耳。予亦欲舍後儒之家言。而取則於古文辭之學。於是乎書。享保己酉季冬之日。東海平維章跋。

嗣出

復性書一卷

唐李翱著

和學辨二卷

平維章著

享保十五年

戊正月吉日

